

《平凡的世界》的不平凡

□肖复兴

这样一部努力了却依然不尽如人意的电视剧,为什么依然会引得上下两代人的关注和热议?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除了人们对于好的艺术作品的怀念与期盼因素之外,在我看来,是人们会在电视剧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后,颇引热议。隆重的讨论会上一边倒的盛赞,坊间鲜花与板砖齐飞的众口难调,是目前电视剧播出后很少见到的现象。对于这部电视剧彼此各异的立场,不仅可以看到如今艺术审美的功利之心和价值系统的倾斜,也可看到如今我们好的艺术作品确实少的尴尬和渴求以及从民间到官方的投入。

说心里话,我看这部电视剧,心情很复杂。对比路遥的小说,两种文本的交错中间,夹杂着近三十年世态人心以及文学艺术观念的变化,让一部电视剧成了一面多棱镜,呈现出超出电视剧自身的多重镜像。这些镜像中,既有三十年前也有三十年后的我们自己。应该说,这是这部电视剧意外的也是最大的收获。想想前不久同样写农民的电视剧《老农民》,那种完全依托历史教科书的艺术演绎,是较难拥有这样的艺术与人生、历史与现实的多重效果的。

三十年后,重新审视小说,其最大的特点,是以朴素而执著、坚定而厚实的写实笔墨,刻画了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中,处于农村最底层的普通人的颠簸、磨难、挣扎,迷茫中的无奈、不甘和期望。坚实的生活和现实中奋争的追求发乎于心的真诚,是其最重要的两翼,方才使这部小说在三十年后没有成为标本,而还能够在我们的头顶飞翔。同时,小说的气魄很大,梦想构造那个时代以农村为轴心而辐射开来的

全景世界。其小说名《平凡的世界》中的世界,不仅是平凡的世界,更是平凡通达并占领的天地。

但是,在塑造人物的写作法则上,这部小说并非人们所称赞的那样,是经典的现实主义,而因其理想的振翅,有着浪漫的色彩。正因为并非地道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两位主要人物少平和少安身上,明显可以看到柳青和俄苏文学的影子,理想化的色彩涂抹在苍凉的黄土高原上。特别是少平,有着浓重的保尔·柯察金的性格发展逻辑,而与他相恋的晓霞则是冬妮娅的变体,其处处指导少平闯世界的高瞻远瞩,则有几分《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引路人林红、江华等人的姿态。他们所共有的概念化倾向是极其明显的。

在小说中,关于女人的形象,不仅晓霞,出现的不少女人,包括后来爱恋少平的秀儿、不要彩礼的少安媳妇秀莲,对少安兄弟的爱情都是如此一厢情愿地倾斜,她们不是当官的孩子,就是有文化的大学生,但在少安兄弟面前,她们都是心甘情愿、毫无理由地贴贴的痴情者。这样的对于女性的想象,其实只是路遥的主观想象而已。

这样主观的想象,还表现在对于历史的描述,历史进程完全吻合农民的要求,这样的以后来的目光关照历史的态度,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和电视剧《老农民》为一种创作路数,只不过一浅一深。

如果我们客观看待路遥的这部小说,再来看电视剧,便会容易看明白其长处与短处,也可以看出编导者的良苦用心和当代影视难以逾越的短板。

客观讲,电视剧以朴实的叙事策略和演员尽职的表演,忠诚完成并尽可能挖掘了小说中朴素生活和美好理想这两大长处。但是,却没有完成路遥对世界宏大叙事和占领的梦想。这方面的责任,不能完全

怪电视剧的编导,因为在小说中也没有能够完成路遥原本对世界之梦的实现。他实在去过世过早。

更重要的是,电视剧对小说塑造人物方面的弱处没有警觉地节制、修正和弥补,相反进行了放大,沿着这样的轨道,极其舒服地滑向更远。还是说少平与少安,概念化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如果说少平怀揣一本书闯荡世界的梦,多少还有那个时代的影子,但是,小说中的少平并不只是一个唱励志歌的游吟诗人,电视剧对少平和晓霞大段背诵纳吉宾小说的情节故意渲染,并添加下雨的戏剧情境,则更像学生拙劣的舞台剧。升为主角的少安,则集万千苦难与传统品德于一身,有些像是以前《金光大道》里的“高大全”了。将本是福堂炸山造平原学大寨的“左”的举动移花接木到少安身上,让本不在现场的少安出现在抢水豁坝的危急时刻,并以极端戏剧性的场面强化在少安身上,都可以看出编导者不仅认同小说的弱处,还觉得不过瘾,方才如此不惜画蛇添足也要拼命加戏于一人身上。

尽管比肆意编织情节的《红高粱》的改编要好得多,但是,这些编戏的策略已经成为如今电视剧难以根治的病根,那便是不是从原著出发,更不是从人物出发,而只是从吸引观众眼球出发。应该说,这是这部电视剧最大的败笔。如果小说的局限是历史的局限,那么



电视剧的局限则是如今我们艺术与思想的双重问题的症结。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于生活与艺术的认知水准与态度,恐怕还未及路遥。因为我们没有表现出改进和超越路遥历史局限的能力,相反,在扩大这种局限,轻车熟路地沿着这种局限在延伸。

好的影视作品的改编,没有不对原著进行删减和增添的,但是,那些删减和增添,最见思想和艺术的双重功力。坦率地讲,迫于收视率的压力,眼下对经典进行改编的电视剧的整体

水平,不如以前的《四世同堂》、《围城》甚至《金粉世家》等电视剧。

这样一部努力了却依然不尽如人意的电视剧,为什么依然会引得上下两代人的关注和热议?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除了人们对于好的艺术作品的怀念与期盼的因素之外,在我看来,是人们会在电视剧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今天的年轻人,依然会在少平和少安的身上看到因为种种梦想而离开家乡闯荡世界和因为种种原因而坚守家乡却更加无奈的我们自己。而对于与路遥年龄相仿、经历过他所书写的那段历史的我们这样一代人而言,在这部电视剧中,不仅看到那个时候的我们自己,还看到了那个时候的我们的文学:纯真、质朴、幼稚甚至虚妄,却充满真诚和理想。而这一切,在颜值增加的电视剧中,却品质变形,甚至远去。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碎碎念

小日子

□晓梦

朋友搬了新家,喊我去小坐,特意提前交代,别见笑,不过是蜗居。

这是一个老小区,没有电梯。爬到五楼,本已气喘吁吁,却遇见门口处的彩条地垫绚烂而惹眼,所有的心情走到这里一下子就敞亮了。推开门,一股子扑鼻的炖肉香,八角、茴香、肉蔻一起熬煮,都是些暖人心扉的味道。她笑笑:“一会儿就在这儿吃,很简单,土豆炖肉下饭。”我猛吸鼻翼,再没有比这美味更能满足口欲了。

迫不及待地四处参观,房子不大,只有两居室,没有落地阳台,窗外也无山色海景;装修没风格,也不豪华,只不过简单地粉刷修饰,添置了必要的家居用品,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无不饱含着主人热爱生活的小心思,处处溢满温馨。

沙发巾是朋友出差云南带回的土布,色彩艳丽的几何图案恰如门口地垫的延伸,好心情顺着你的目光停在沙发上。客厅墙上三幅工艺画,都是她和女儿共同完成的手工作业,树叶标本画、贴布画、铅笔屑画,生动有趣,浑然天成,镶在框子里,就是打开童真的窗口。

阳台更是别出心裁,顶部的吊顶镶嵌着几大块水银玻璃,有墙的那面挂着参差不齐的多肉盆栽和吊兰、绿萝,阳台一角是张木几和一把摇椅。仰头望去,不知道是人在镜里,还是镜在脚底。



趁着饭菜没熟,我窝在她家宽宽的沙发上看书,因为电视的背景墙就是一本书柜,电视无非是其中的一本大书。

午饭是白饭配土豆炖肉、韭菜炒豆腐干,她拆开一瓶西红柿辣酱,端了一小碟芹菜煮花生,全部是手工独家制作,再没有比这可口了。

她和丈夫都是工薪阶层,尚没有能力买车,生活并无名牌,女儿上的不是名校。可是他们之间随时会心的微笑,干净舒适的小家,时时刻刻透着一种小日子的甜美。她说:“饥能食,冷有衣,睡有屋,就是幸福了。何况我们还有稳定的工作,家人能相互体谅关怀,小日子足矣。”

小区门口有家菜店,老板是一对外地来的年轻夫妻,男主人清晨就去进菜,女主人要照顾两个孩子,紧张而忙碌。可是这家不像其他店铺,一股子烂菜叶的味道,人一动就无从下脚,而总是保持干净整洁。菜店明确划分开蔬菜区、肉蛋小菜区、调料区,货物摆放疏密有致、有条不紊,便于挑选。一大早进菜回来俩人就迅速开始分拣,不但烂叶、泥土全部清掉,而且小葱、韭菜等菜品还要择掉外皮,茄子、西红柿、西葫芦都被仔细擦拭,所有蔬菜光鲜亮丽地躺在蔬菜筐里,由不得你不喜欢。

去买菜,人不多的话,小两口就会和你有一搭没一搭说几句。情人节那天去买菜,我看见收银的桌边放着一枝玫瑰,不禁问道:“大妹子收到玫瑰了啊!”女老板的脸顿时飞上了红云,羞涩地笑了:“咱也浪漫一回。起初我说买玫瑰,他差点要送我一朵西兰花。”

所有买菜的人都跟着笑起来,忽然觉得这日子格外细腻快乐。

其实,人生最快活之事,不在于惊天动地,不在于波澜壮阔,平常之人,莫过于过着自己舒心安逸的小日子,安安静静,自在淡然。

名家言

□王佐良

打电报,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可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打电报曾经是必不可少、也是很难的事情。

去在农村插队之前,我只听说过打电报这回事,却不知道怎么打电报,也从来没有打过电报。插队以后,写信成了与家里联系的唯一方式,因为信可以到公社去邮寄,虽然不知道投进信筒的信邮递员什么时候来拿走,什么时候到家,反正一封信寄出去,过个把月收到回信,那是很正常的。好在农村的生活节奏很慢,个把月,实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遇到急事呢?那就要打电报。公社有电话,但知识青年是决不能用的,况且,那样老而又老的摇把子电话,能打到上海吗?那时候上海的里弄和新村一般有传呼电话,所谓传呼,就是一家烟杂店里有一部收费电话,店主人接到来电,告知对方是传呼电话,让对方的人说出接电话的人在哪个新村或弄堂、门牌号码、几零几室,叫什么名字,店主上门去叫人来接。这来回一趟,时间很长。反正,在农村七年,我没用过公社的电话。

有一次,我却真遇到了要打电报的急事。

一天,我路过公社,在街上遇到公社的刘干事,他告诉我,

当年打电报的故事

你们上海知青、桥头大队的小汪被招工录取了,你叫他赶快回来,到厂里去报到。我一听,简直是十万火急,因为小汪正在上海看病,公社又没有邮电营业点,要打电报,只有翻山越岭,到邻县黄屯镇的邮电所。

我立刻四处打听小汪的家庭地址,我问和他在同一大队的知青家驹,家驹说只知道他家在哪条弄堂,不知道门牌号码。一连几天,我向生产队请了假,到处打听可能知道的人,都没有结果,最后去了岳山大队,才从小蒋那里知道了他家的详细地址。得到了地址,我赶紧出发,因为已经是星期六的下午,明天人家邮局不上班,要是拖到星期一,说不定就耽误了,那可是人家天大的事情!我翻山越岭地赶了十多里路,到了黄屯镇,找到邮局,要了一张电报纸,因为第一次看到电报纸复杂的格式,填写时有点战战兢兢。在营业员的责任和涂涂改改中,填写到第三张才过关:汪××接公社通知你已被招工录取请于×月×日之前到县农机厂报导王佐良。电报的电文是不能有标点的,文字必须简洁,意思一目了然,我是一边在山上走,一边脑子里在想怎么拟电文、怎么写地址、怎么署名……



付了钱,电报发出,我几天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长嘘一口气,我又赶紧回村里去,好几天没上工啦!接下来的几天,我盼着小汪回来的消息,天天到邻村的小吴那里打听,小吴没好气地反问,你急什么?又不是你招工!

很多天过去了,终于等到小汪回来的消息,见到他,他竟然闭口不提电报的事,我甚是疑惑,怎么他一点儿也不急呢?一打听,原来他对自己要去的工厂不满意!天啊!进工厂,是每一个知青的梦想,这样的好事轮到他,他倒摆起架子来了!小汪到底是没去那家工厂报到,而是在队里呆了很长时间,后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到了

巢湖维尼纶厂。不过,更让我意外的是,几天以后,小吴不见了,原来,他去了县农机厂。

过了几年,我也进了工厂,恰好跟小汪在同一个城市。一天,我在街上碰到小汪,他无精打采,有时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捂着肚子,说厂里如何如何不好。我说,你们厂还不舒服吗?建了这么多年还没建成,你们拿着工资闲来荡去……他摇摇头,叹口气,原来,他又对自己的工种不满意。

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当年插友们的消息了,不知小汪尚能饭否?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